



下卷



1曾5  
364  
2



葉夢得著

程允恭師孟吳平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效白樂天而尤簡

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

晚相過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按宋史師孟傳歷知南康軍是

洪州福州廣州惠州青州自青州致仕過荆公蔣山

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

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黃鈔本此蘇

元豐間道于陳景元博識黃鈔本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

夫莫能之身短小而偏補五管從求相也

明倫彙編

避暑錄話卷下

市島錄

葉夢得著

德陳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避暑錄話

部 1 門  
號 366  
卷 2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效白樂天而尤簡

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

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按宋史師孟傳歷知南康軍楚

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自青州致仕過荆公蔣山

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尙欲仕乎曰猶

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黃鈔本此條以下為卷三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黃鈔本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

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偃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

避暑錄話

卷下

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灑物龜形人送鶴  
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  
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  
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初舉進

士登科為睦州掾官

各刻本缺官字今依黃鈔本補

舊初任官薦舉法

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  
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  
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為上元辭有樂府兩籍  
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

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為  
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為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

始悔

徐鈔本悔作悟

為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

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

徐鈔本明作朝

官云凡有

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  
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

出錢葬之

池北偶談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其詩所謂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

屯田也後吳騫拜經樓詩話舉查堯卿語謂儀徵實無其地不知漁洋何据並引曾敏行獨醒雜志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為弔柳會以證按漁洋之說即据和甫事為張本考石林老人去和甫為守時未遠所紀似應得實惟和甫守潤欲葬耆卿何難即卜地京口如漁洋言必遠乏大江之北此稍可疑

拜疑作之誤

耳又按方輿勝覽云耆卿卒於襄陽羣妓合金葬南門外每春月上冢謂之弔柳七與曾說略同惟其地稍別究不知孰是附記以資談助

秦觀少游亦善為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為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為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為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惠校本云吳方山本此條接上葬之直下為一條

富鄭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

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忘之

不復見

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為佛

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為言者佛也李翱

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

山疑有冥

各刻本冥誤與今依黃鈔本正

契而為佛者不道以其為言

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為儒以佛言之則為

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

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

荅孟簡書論大顛以為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

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

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

為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

猶未見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

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

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

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

為儒者無如翱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為佛事蓋

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微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

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為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

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

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

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於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流於多事，始翻然大悟，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警，各刻本警作暫，今依黃鈔本改。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厯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箸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

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跡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就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酌二百金。徐鈔本金作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旣至，則對設長



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申紙共作字以

各刻本以誤一今依黃鈔

正本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

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近人王文誥撰蘇詩編註總案引此

事改在出帥定武時其案語云公揚州召還是時差充鹵簿大禮日迫詔書促召既已近京子由奉詔而出必無雍邱款接之事且還朝後元章使人於公而馬夢得亦自雍邱還因荅書云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此元章自揚州別公赴雍邱後未嘗相見之明證也按其說於時事自合但考雍邱在開封東南百里坡公帥定武出京應卽渡河而北何由迂道過米此亦可疑

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

惠校本云吳方山本作俱

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

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為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為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堯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卻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堯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為笑樂

李翱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為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

各刻本此下錯入後五方地土條州宅堂前至不及見也一百五十八字

今依黃鈔本改然習之記虎邱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

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

出山無深

各刻本深誤所今依黃鈔本正

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

猶不能備况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

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

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

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濶四五

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

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為吾之別

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祝使善護持

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厓中受知仁祖為翰林學士遂欲

大用會宋元憲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為言乃與元憲

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為三司使而陳恭

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

范文正諸公見推重

各刻本凜然下無此語今依徐黃兩鈔本補

吾大觀中

亦忝入翰林因面謝略敘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

弟同時迭為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於數世之後

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為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

冒仁宗不得盡施於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無前人  
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

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瞻銳於賑

濟而告之者或

此下似應有過字  
各刻本鈔本皆缺

施予不能無濫且以

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

閱實更為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

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

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卒

視他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

議不以為直乃召公還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

傷於濫不害為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可

各

本無可字今

見前輩居官無不欲自行其志也

東坡集  
在杭有

依黃鈔本補

與葉淳老同相視新河詩按淳老溫叟字也  
詩中云勸農使者非常人註家謂指淳老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橦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

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橦竿減去三

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

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橦竿纔二丈餘與

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為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

廟號稱仁信哉

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二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為椽者睢陽近亳有檜而無松亦不多得以上九十七字各刻本缺今依黃鈔本補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左紐各刻本左紐誤者約今依黃鈔本正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爾今環舍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居各刻本缺居字今依黃鈔本補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

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禮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此條編次依黃鈔本惟鈔本尾缺范文正公十九字而游耶以下誤接寫大抵人才為一條今依各刻本補全分析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黃鈔本無之字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

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

甚

黃鈔本甚作其

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

方用師。其大酋夔離不。嘗王燕爲邊害。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夔離不。函其首以獻。詔藏之大社頭。

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爲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尙置梳篋。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甯中間。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旣未有。皆爲廣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置。各刻本缺置字。今依黃鈔本補。梳篋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甯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爲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尙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

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臯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做其身國亦做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豐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臯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

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尙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嘗各刻本嘗誤聞今依黃鈔本正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餽餽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餽餽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惟餽餽乃許甜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

法亦能為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淙，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為我為辭，使我他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為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強為之。吾時了了略解，既懶不復作，今蓋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玉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有

各刻本脫有字今依

黃鈔本補意時當稍依此，自為一篇以終閑志也。

真誥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為詩文，自託於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褻，豈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欲

各刻本脫欲字今依黃鈔本惠校本補

界者，豈真

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為驢慢，高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為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為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為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孤

爲姑何足恠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熏灼。忽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荅。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於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

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

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

惠校本載

唐六如勸本頭評云：南無梵語，譯爲歸命，覺見善見，論與翻譯名義，此以爲南方膜拜，蓋是臆說，而世俗又解之謂南方所無，故謂之南無，尤可笑。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

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尙訛，况於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剗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



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瓘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既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仍各刻本仍作乃，今依黃鈔本改記承瓘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天下真理日見於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

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祕而不肯與眾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為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黃鈔本長作因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外，各刻本外作門，今依黃鈔本改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

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為陰為晴為風為霜為寒為  
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  
也乃知惟一靜黃鈔本作  
惟靜一法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  
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  
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  
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  
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玘為光州  
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  
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

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  
代物後余中表繼為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  
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為湖北察訪有  
給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  
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  
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慶厯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為招討副使未  
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  
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不各刻本脫不字  
今依黃鈔本補樂之者仁  
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

為翰林學士乃以為黃鈔本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

意欲使黃鈔本使附已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為夷狄

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

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師道等二十餘人

可為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

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年

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復行公策而還二公

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

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於世

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於研往往但以黃鈔本器

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

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

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

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

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

唐書示之無不驚歎按此二語應獨指州郡刺史太守

易稱而言若稱載之說新舊唐書

本紀皆作三年正月朔方改與原父語不合今世載籍

所傳惟趙明誠金石錄論李秀碑天寶元年正月立而

稱元載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

為可證李氏亦非善為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為寶何必問

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  
李氏研則許敬宗研各刻本脫研字今依黃鈔本補真贗亦未可知然  
好惡之惑如此彼為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  
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  
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  
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  
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  
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  
公曰此漢條各刻本脫條字今依黃鈔本補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

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

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

作亞各刻本亞誤惡今依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所引父之亞音未必然黃鈔本此

句作正是惡春秋衛有醜夫各刻本鈔本衛皆作魏又此

夫亦未可知義與上下不屬似誤衍今依兩漢刊誤補遺所引刪正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

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為惡夫也兩漢刊誤補遺按語

云書大傳武王升舟入水鐘鼓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謂惡為亞則惡夫正應與亞父之亞一音耳然水經櫟陽縣漢丞相周勃冢北有弱夫冢惡弱名復相類所未詳也按吳氏此論欲與此書異而亦未決附存備考

韓丞相王汝家藏王莽時銅料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

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涑各刻本涑誤涑今依黃鈔本正按王楙野客叢書所引亦作涑銅料重三觔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卯令臣各刻本鈔本臣楸皆誤丞相上臣字亦誤相今並依野客叢書所引第二十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料擊殺之是已涑周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年為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蓋通為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厯名莽自以為土德王故云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於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點一人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為中丞以難於中選乃請舉京官以為裏行遂薦王觀文陶冶平初御史缺臺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為監察御史裏行得人之效乃見於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詔勅號令皆中書舍人之職定員六人以其一人為知制詔勅以下二十二字各刻本皆脫今依黃鈔本惠校本補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為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為之班

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為知制誥不與為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黃鈔本初下有年字太宗以李文靖各刻本靖誤正今依黃鈔本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各刻本使誤始今依黃鈔本正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費袞梁谿漫志曰知制誥不試而命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

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周翰實為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左丞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學士既老頗為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為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為第一

吳正肅公育罷政事守蔡州嘗卽州宅為容齋自序其意

以爲上爲天子所容，中爲士大夫所容，下爲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達生，以爲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爲蔡守時，已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丈，手可及簷，意以爲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以見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壁間。高賢遺跡，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風節，相去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

城去熙甯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卻，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旣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於太高，其聲噍殺而哀。

太祖時和峴旣下一律，景祐中李照

黃鈔本照作點

校古製以

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廢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以各刻本脫以字今依黃鈔本補爲善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

而未有知之者熙甯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於是第降一律訖後用之至崇甯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爲言而未及行至崇甯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箎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旣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

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會魯公爲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爲參政共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神宗卽位乃先擇其半與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爲御史言詩賦不足待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爲貼職者但以爲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甯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慎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為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但各刻本但誤得今依黃鈔本正為無益也。吾閱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為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此下有脫文各本皆同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為害之甚。乃有如謐。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性既不耐。

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

節。黃鈔本作勞佚有節。起居有常。按今本素問作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幾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幾為無是欲留之。此姑為說。以留幾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為幾計者耶。幾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幾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

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婆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祕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再召

爲黃鈔本

爲作拜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

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旣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旣罷許昌俸廩之餘粗可經營了

伏臘卽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於前則不能無愧於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絕云

宮門閑一入獨凭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

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剝去土

人有危疾剗其黑如黍粟服之

各刻本作服如黍粟今依黃鈔本改皆愈

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災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於紫極宮災福無

各刻本無誤亦不今依黃鈔本正

可問或謬發於語言或書於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  
久而推其各刻本其誤而今依徐鈔本正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

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固與當時流  
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各刻本此處皆誤連下條爲一  
今依徐黃兩鈔本分惠校本亦

依吳方山  
本下另起

范堯夫

黃鈔本此條之  
首有嘗聞二字

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  
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  
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  
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  
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

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甯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  
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  
氣篔蘹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  
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  
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  
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赤眚此六物訖  
不能兼用故雖雜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  
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

所能復補湛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邱明卜

各刻本卜作杜

今依黃鈔本改按漢書杜欽傳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衣冠稱為盲杜子夏以別於杜鄴然少而偏盲似非由讀書所致此字應作卜為宜卜氏喪明雖由哭子經有明文或其病由於平日讀書積損耳

鄭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

知而邱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須盡

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

為淫言媠語入人肌骨

黃鈔本骨作膚

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

諷諫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媠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

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

類爾觀牧詩纖豔淫媠乃正其所言而不自知也新唐

書取為牧語論樂天傳以為救失不得不然

黃鈔本蓋作益

過矣牧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余孔某

各刻

本聖諱俱書本字今敬避

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无咎每

舉以為戲曰孔夫子乃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

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為太僕少卿

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

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園通秀禪師為言衆

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

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爲佛像以變其意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畫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甯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甯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

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於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主各刻本主誤生今依黃鈔本正按新唐書李希

烈傳亦同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

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甯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此下有脫文各本皆同間能

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奇各刻本奇誤其今依黃鈔本正意欲

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甯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

公以强弩三千此下亦有脫字各本同希烈解圍皆非是通鑑劉昌守甯

陵四十五日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强弩數千夜入甯陵明日射希烈圍解按考異謂此

用舊栖曜傳又引新書柏良器傳亦有以弩手夜入甯陵語是強弩解圍實有其事且滉遣栖曜助劉洽則栖曜之弩手即洽之救兵也牧文此處似不訛特未敘明曲折耳洽元佐本名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名趙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况未必有聊爲辨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

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於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尙七八本親見其一於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

之智永真跡深穩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癡各本

礙惟張丑清河書畫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癡誤

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於心

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

援處今二家二家不知所指或是謂擇與援疑援字

上下更有章惇一子之名而各本皆缺各

藏其半惜不得為全物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

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采超逸自

為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甯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前取

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

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為

愿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

之亦自以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甯立三舍法

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為之師長者本自其間

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倡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

之尹天民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

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

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

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等請為

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  
勝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  
勅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  
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  
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詔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  
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  
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  
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  
尙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

厭於睡往往卽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  
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簷次一  
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  
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  
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卽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  
得閒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  
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瞑瞑恐是瞋目怒叱曰何  
不將我真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  
尤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



石言于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  
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  
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詞  
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厯末有試天  
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  
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  
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  
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  
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  
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

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  
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  
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  
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  
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  
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往往因之以著

大吳郡志引此作  
往往以名坊曲

元叅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嚴

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

吳郡志  
引此靈

芝作芝草然坊  
市門仍作靈芝

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

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居商刻本祿下空一字吳郡志居上有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褒德吳郡志作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為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為閒燕會賢一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諡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諡者人不以為過其後李用

和之子瑋復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為老李駙馬所居為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為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為擷芳園後甯德皇后徙居號甯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為序其詩為閒燕黃鈔本閒燕作閒居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貪

鄙粗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為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為之序大年不得已為之遂亦自名

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齊

各本齊皆誤濟按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注云齊回水如磨齊

也蓋與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爲磨翁而旋入者齊也

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沒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叅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士喜以爲得人諭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而余爲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旣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

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叅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肆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王尚書士禎香祖筆記云今人以傳奇有破密之說志書亦沿俗論

但言密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呂文穆公既登第，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爲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鏐兼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卽本傳考之，藩爲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勅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勅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

職事，何爲吏驚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勅一事，蓋雖有故事，前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爲王鏐事，不知適爲藩累也。據王鏐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

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王楙野客叢書曰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然則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為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為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蓋不勝言獨怪元豐官制請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為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注

以酒教

黃鈔本教作醉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此亦作醉然按漢書注本作教監本汲古閣本皆然蓋古

字也故各刻本從之似不必改

為媒翹為蘖師古引齊人名翹餅為媒

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為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能改齋漫錄曰唐書宦官列傳

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

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

舊說崔循

各刻本循誤慎惠校本改夾注御名二字意校書在雍正年避憲皇諱然與下文原注

御名易混今依黃鈔本敬缺末筆按此字在宋為藝祖廟諱似亦應避

為瓦官寺僧後身

崔御名。各刻本直書慎字。惟黃鈔本夾注御名。今從之。以存宋本之舊。由為浙西觀察

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擱其口曰。既  
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  
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  
律為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為。略無修  
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  
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忿然  
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  
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搥。方為快意。聞者絕  
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

為守者。率以多士徐鈔本多士。作得士多。為貴。淳化三年。試禮部。

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

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為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

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

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

馮。學於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

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

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

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虜晏元獻為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為相富公同除樞密副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伐契丹

代州正當虜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虜衆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親札各刻本札誤禮今依黃鈔本正面賜孫氏一

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

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

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齊賢還自各刻

本還自二字誤一蓋字今依黃鈔本正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不為文飾

羣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  
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  
李文定七十七龐穎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晚  
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尤為可貴  
韓建麤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眾龐雜犯者眾欲  
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  
使為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修謹  
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  
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  
傳者雖笑然亦徐鈔本亦字作以為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

寶山印康祚曰思訓之卒據雲麾碑在開元中不應及畫幸蜀圖因

疑畫出李昭道手按文嘉嚴氏書畫記載有摹本李昭道明皇幸蜀圖則印說不謬錄話殆錯記耳藏宗

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  
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  
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  
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  
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卽圃採瓜  
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騷歌有騎驟  
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  
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



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

官蘇安世為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

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撓

各刻本撓誤挽今依黃鈔本正

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

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

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

者其為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

公為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事

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

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前無是比也元

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

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為盛事

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

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

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

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為池者

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

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嶠冢桐柏

也。今不言水而直曰蟠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沈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沈，故亦謂之沈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黃鈔本此

條以下為卷四

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淞獨略。淞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各刻本鈔本缺西字，按趙一清水經注釋所引有之。今據補，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

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漸字即淞字，欽誤分為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淞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歛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然後南趨于海。然淞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為淞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者，各刻本缺者字，今依徐鈔本補。類為一書以補桑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邱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者也今謂之橫山或疑顓頊都帝邱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村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夏各刻本缺夏字今依黃鈔本補王村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恠庸俗之言未可為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

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非各刻本脫非字今依黃鈔本補皆夷狄耶水滸江文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為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為三江在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為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不各刻本無不字今依黃鈔本補徐鈔本作北恐非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為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

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各刻本民誤名今正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

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理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烏知入之爲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旣陂旣澤旣導旣瀦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旣入若言由地中行

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即各刻本即誤既今依黃鈔本正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震各刻本震誤知今依黃鈔本正澤受之而為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

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鄉長侯各刻本鈔

本長侯二字皆誤倒今據洪适隸釋改正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按隸釋防

下有東字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諡

安國君曾孫酺各刻本酺誤酺今據隸釋改正黃鈔本作輔蓋依漢書恩澤侯表封明

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為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

按隸釋或家河隨按隸釋或邑山澤按隸釋然後知高

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羣臣未

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婁

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

私恩此各刻本此作皆今依黃鈔本改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

曾孫而得侯尚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

不言為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

中書號大常侍霸以其任各刻本任誤仕今據後漢書改正為太子舍

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

知藏碑不為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

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於西漢者也然

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挑逐

各刻本挑逐誤

逃遂今依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於

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

豈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

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沮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

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

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為人仁柔而貪

仁柔則難於輕我貪則利於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

使一不中而再其於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

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

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縱公史皆

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塗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漢

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

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

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閒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於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

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

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

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徐鈔本世世作今世為兄弟更結

來生未了因按蘇集聖主一首在前相臺一首為次中各有數字不同

北苑茶土各刻本土作正或作上今依黃鈔本改所產為曾坑謂之正焙非

曾坑為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

溪色白過於曾坑但味短而微澁識茶者一啜如別涇

涇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

關徑路剝治巖實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緩燥

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略等

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

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甯

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

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

吉祥寺也其半為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

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

遠甚余歲求於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

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為葉

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

老矣此所以為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為冷凡頑石捍堅磨



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冷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再各刻本再作葛今依黃鈔本改磨卽不復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於上從之而或賜或予告故因謂之告左氏言韓獻子告

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爲義自可以爲意通而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

也謝夫實或曰是今謂宗文爲賊亦因高言王賊之題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  
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  
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  
故爲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  
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  
昭宗反正召爲兵部侍郎謂已當爲宰輔爲時要所抑  
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  
不見知於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闕文始力爲  
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尙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新唐

書所載大抵多取於元之故知君子但強於爲善是非  
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

上卷所載爲樂君  
嘉此處似脫一字

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

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  
遣吾聽讀今吾尙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  
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  
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  
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  
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  
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

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  
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羣兒經口誦數百  
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  
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  
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  
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  
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  
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  
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  
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  
有買鯽魚八九尾尙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  
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  
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  
及屈到嗜芡曾皙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  
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  
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龔伯原以跛其  
初皆舉進士旣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爲州教  
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

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林樞密子中尤厚善紹聖  
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  
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旣死圖其像日  
祭之飲食皆持匕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  
霑汗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  
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惟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  
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於家蘇子瞻往來淮  
甸亦致禮以爲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甯間  
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  
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  
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  
不過數斛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  
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  
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  
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  
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  
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  
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  
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

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甯間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於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為多言其子朴嘗為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為人當以聖賢為師則從容出於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黃鈔本此句作兀兀老死不足學也故其各刻本無其字今依黃鈔本補秉政於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為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慙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

而汲各刻本汲誤沾今依黃鈔本正水於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

亦無水以汙池積雨水供濯漑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

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為重爾吾居東

西兩泉西泉發於山足蔚然澹而不徐鈔本無不字流其來若

不甚壯滙而為沼纔盈丈溢其餘流於外吾家內外幾

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

流決為澗經碧淋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

灌園者皆此水也其發於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

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盛夏可冰齒非烹茶釀

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薰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為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重各刻本重誤象今依黃鈔本正艱於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益近於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

按宋史亘本傳字可大未知孰是若字可久其名應為互

兗州人舉進士

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雪自突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於余後為南京甯陵

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寢用為郎官建炎末虜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已屈節於劉豫者余深以為不然既而聞為豫守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念亘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本朝已為豫族誅矣宋史云劉豫使守大名與凌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泄全萬惠欽為遷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不覺為流涕乃知余信之為不謬亘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為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聞守

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於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虜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犇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

諸朝得諡而立廟祀

公爲楊公請諡立廟事在紹興二年第一次帥建康時撰有褒忠廟

記及改葬楊忠襄公祭文往年校刊建康集從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李幼武名臣言行錄續集采入補遺今

又聞且與俊皆故人益可尙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

他日當求其事各爲之作傳

按趙俊名宋史附見劉豫傳中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

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固亦各刻本固亦二字誤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後法也

房次律為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為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

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

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

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然各刻本缺

然字今依黃鈔本補死者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

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

如積澗水為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

間未嘗秋毫敢有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

瑄陳陶之戰皆可為書生輕言各刻本言誤信兵者之

戒不論各刻本論誤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



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  
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  
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忍蓋勢不得  
已也各刻本黃鈔本俱無哀哉以下十四字今依徐鈔本補有教之為縣毬隨兒  
大小為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  
畜甘草末臨繫黃鈔本繫作急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  
物實之各刻本無實之二字今依黃鈔本補自不能作聲而縣軟不傷兒  
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  
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  
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務其大乎

此亦不可不知許幹譽為余道願廣此言使人無不聞

也

各刻本缺乃知以下四十一字今依黃鈔本補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為賢蓋矯前日好興邊  
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  
器械剝朽教場鞠為蔬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  
為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為新作甲  
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  
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啟之者遂  
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眾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  
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

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  
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為之不過得罪終亦

黃鈔本亦  
下有未字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終愈於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  
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  
徒發也彼不為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  
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為之則名  
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為方孔孟  
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

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  
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  
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於善惡而  
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  
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為禽獸可也若善  
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  
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於好惡哉然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奪也

閱所曝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栢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爾柬之彥範旣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

柬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更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爲明時盡君門尙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考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

忠公為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為場屋文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設

各刻本設作說今依黃鈔本改

韓魏公一見曰慟哭

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賈誼乎時方為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魏公猶當國即用為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蓋猶愈於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簡

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為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為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徹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

徐鈔本王作土按厲孝廉鶚宋詩紀事載此亦作王惟吳

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王心當萬夫敵麾下倉皇無羽翼塗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奔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鶚驚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霑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

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子各

本子作兒今依惠校本改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十月適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跡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屹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瞿塘灩澦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一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

瀨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林邱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况於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書初亦不以爲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

父兄幸於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爲市此豈復更有人材  
哉宣和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  
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  
獻藝略等初亦恠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  
廚數十千爲路費爾爲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  
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尙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  
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  
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  
山松檜叅天露下葉間疑疑

各本疑作疑今從  
宋詩紀事所載

皆有光

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  
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  
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  
稀恠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  
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  
而仕仕而以敘進苟不違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  
一種人旣仕而得祿反嚶嚶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  
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於欲仕或不得間而  
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

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  
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  
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  
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  
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  
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  
仕者耶各刻本耶作也  
今依黃鈔本改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有名  
□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  
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

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  
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鄰已富憂  
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  
收書卽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

呂洞賓也邵山人長蘅補蘇詩註引王會回仙碑云熙  
甯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有隱君子  
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能釀十八仙白酒  
一日有客自稱回道入長揖東老求一醉云云按其文  
可補此書所未  
備故附記之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爲

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  
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

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卽  
立槁雖厚以苦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  
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  
花及桃李等率長先開半月蓋五七里各刻本黃鈔本皆脫里字今依徐鈔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  
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為業也凡橘一  
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於田橘下之  
土幾於用節未嘗少以瓦礫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  
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為屬嘉定程庭鷺曰屬字疑層之訛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於上風焚糞

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卽一

易人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

矣地既加各刻本加作皆今依黃鈔本改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

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

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伐而新

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

今歲積益徐鈔本益作善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杉生不

滿三尺者處處有之桐子已實伺其墜多畜之冬春之

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



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  
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  
園待成器使子厚在黃鈔本在甯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  
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  
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  
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  
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  
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  
處固自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

右入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  
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尙能厭服汝曹之心  
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  
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  
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鷺世皆然然字似訛之人之好尙固各有  
所僻未易以一概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鬪之類此有何  
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鷺  
張正素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鷺頸  
有腕法尙在是耶今鷺十百爲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

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貴售之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既各刻本既作即今依黃鈔本改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國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與

各刻本與誤每

今依黃鈔本正章奏論事見於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

兄弟三人皆以司空廢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書藁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尙有前日之半喜不自

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迺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模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

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之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彊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

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於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弑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弑於慶緒阿保機雖僅免於弑不及反國以帝昶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弑於佞令哥天之於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昊各刻本鈔本吳皆作海按元海身未被弑不可與祿山並言且此敘于祿山後應作昊爲是之變乎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夥涉之為

王耽耽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於今應劭作各

本作誤亦今禍音非是此唇音與壞相近公羊記州公

依黃鈔本正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為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為夫音歐

陽文忠記打音本謫黃鈔本謫作滴耿切而舉世訛為丁雅切

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為謫耿音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

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不及若有

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簇各刻本簇作族今依

黃鈔本改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

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

一方謂之龍挂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

受職者固無足惟屋廬林木之間時有震擊而出往往

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跡或曰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

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迹以是推之龍之

類蓋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

勤惰材不材為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

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

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  
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  
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  
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卽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  
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  
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  
之未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賢僊客問生涯買得漁各  
漁作魚今依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  
徐鈔本改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瀟然

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筴竹蓋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  
卽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  
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竹米  
於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  
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尙  
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  
比雖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  
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  
但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  
林燒其斲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卽發細筍掘去勿存

次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卽不蒿蓋一術也當卽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洵惔出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洵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卻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尙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卻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譚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旁持搨

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尙未通行仙現適  
至素識種民卽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  
善譚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卽上馬急趨  
過種民以爲非譚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已  
也

韓忠憲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  
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人守墳墓  
亦足矣康公旣葬忠憲許昌仕寢顯一日歸省墓下用  
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卽挂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  
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

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  
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  
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韓宗武云各刻本以再入爲相句止而誤移韓宗武云  
四字於下條之首今依徐黃兩鈔本改正按  
宗武字文若康公弟縝之子卽上卷記其有  
所遇如王子高者康公事蓋是其所述也

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  
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  
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  
誤讀韋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蓋中人爲宮市於嶺南

者爾故稱市舶使

池北偶談引黃鶴杜詩注云考舊史當作中官呂太一按錢注亦以鶴說

為是正與此條說合

此詩似為哥舒晁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晁

大厯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

蓋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

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傳復有薦

洹水令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厯

大厯似應作廣德

亦相遠各刻

本遠誤反今依黃鈔本正

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

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於江外長不過

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為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

夫可致數千枚投於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

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

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

產子着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乾

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

冠天下也

虎邱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為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皆卜

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即是虎邱乃

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為寺號

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劍池父老以為會昌末寺



各刻本無末字黃鈔本無寺字今依徐鈔本補廢其地歸於民今爲田者猶能

指其故處大中初各刻本無初字今依黃鈔本補寺復乃遷於上則非

復珣珉各刻本脫珉字今依黃鈔本補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

西庵蓋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爲鄰自虜入

寇景德寺皆焚而虎邱偶獨存其勝概猶爲吳下第一

也

徐復所謂冲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

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

終身無祿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

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

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

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

強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

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尙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

和靖卒乃得諡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

兵而任俠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

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

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

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

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僊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唐末獨各刻本唐上行且字獨誤猶今依徐黃兩鈔本刪并正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

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末言主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尙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正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尙書弘文館學士臣光庭與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

施行謹言年月日畫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尙書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尙書省官也璟與林甫彤三名皆親書大如半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彤當爲韋彤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尙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吏部尙書故再見於尙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香祖筆記云據此則集賢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於五代可信不疑余見唐告多惠校本多作勅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勅而

言門下爲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跡存者無幾可以示

後生之樂多聞者也按建康集第三卷有目一條云書唐李氏告後文闕不載當卽是題

此所見特建康集皆第二次作鎮時所著此書後一文則應在第一次時惜僅存其目耳

晏元獻爲叅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蝟蛙賦略云匿藁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

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  
為能忘心惠校本  
心作也

趙康靖公初名禮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  
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己而忽夢有持  
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  
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喻己  
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  
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  
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  
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

為學士禮上

各刻本上誤部  
今依黃鈔本正

王文安公為三司使同會

偶為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  
大笑此尤可恠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  
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為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為編排試卷官  
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  
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  
不已遂升賈直孺為魁以原甫為第二

各刻本黃鈔本  
二皆作三按原

甫登第  
實第二

陸龜蒙作恠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恠生不得地有物

過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為恠范文正公初數以言  
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為恠人文正知之及後復  
用為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虜曰吾又將恠矣乃書  
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於搢  
紳中獨為各刻本為誤如妖言既齟齬不得伸辭因乖  
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  
言

世言遲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卽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  
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  
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為食食人則音伺自飲為

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應留而留則為平音應去  
而留則為去音逗遛亦同此義

顏魯公真跡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  
父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  
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  
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  
太真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  
分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  
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為如臯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

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  
蓋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  
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卽非縣令不  
才旣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  
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韋氏  
國語注遂以爲熊羆之熊杜預於左氏不言何物世多  
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爲能之能謂傳寫有衍文據陸  
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  
知以意刪其文耶抑別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

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爲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  
是熊字或爲能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熊羆之熊能  
鼈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  
當讀爲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  
辨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陽隙地作堂其間取籟伯玉之  
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  
非子此真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遽以名其  
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爲  
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於

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尙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於州治之西庶名之曰不惑吾以爲僭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爲不至於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爲伯玉可也

漢末五斗米道出於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爲本而魯

爲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

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

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於妖妄者其用意

故不可知然孫恩入會稽其子疑之爲內史各刻本黃鈔本皆以

孫恩作盧循疑之作徽之內史作太守今据晉書王羲之附傳改正以入靜室求鬼兵不

設備遂爲恩各本恩誤循今正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

事魔喫菜者云其原出於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

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角字爲諱

而不敢道也

揚子雲謂嚴君平本蜀莊姓各刻本平下作爲蜀莊三字今依黃鈔本改避明

各刻本明  
誤武今正 帝之諱也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爲一等人  
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真事甚詳而不及仲  
元顏師古以三輔決錄君平名遵子真名樸余讀蜀志  
秦宓與王商書論嚴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  
法言令名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  
爾

裔孫廷瑄謹校

避暑錄話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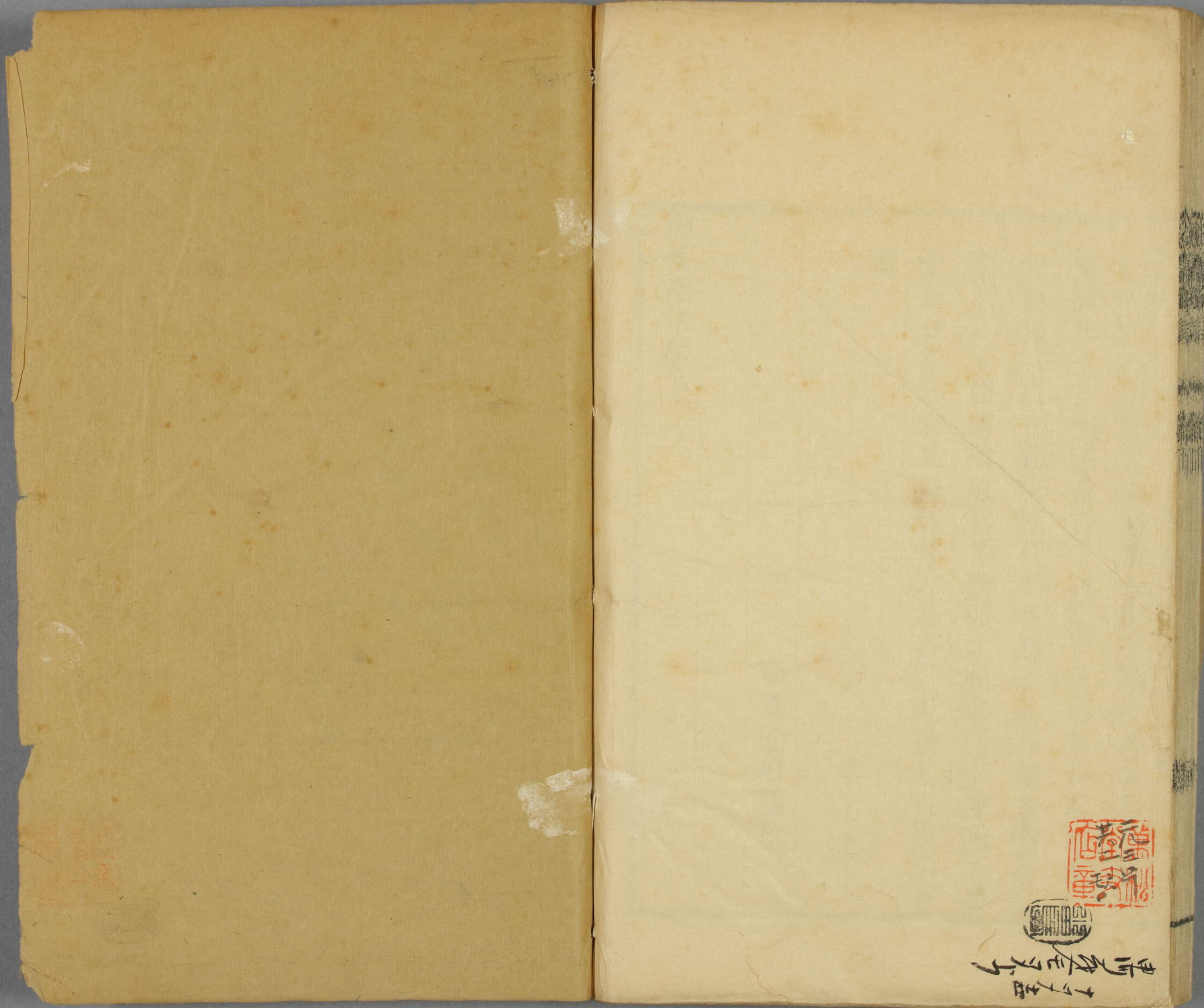
帝之... 其... 傳... 政... 平... 以... 子... 其... 甚... 詳... 而... 不... 及... 仲... 元... 不... 道... 法... 言... 合... 名... 必... 論... 又... 以... 仲... 元... 益... 名... 弘... 但... 惜... 其... 行... 事... 不... 著... 聞...

商孫廷瑄謹校

經書錄序下



Handwritten notes in black ink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東海堂  
十一

